

說 小 圖 章

保衛飛機廠



前記

杜賓珂，是烏克蘭一家飛機廠中的總工程師。二次世界大戰，德寇侵犯烏克蘭時，他在砲聲隆隆下降了廠長，奉命担任撤退。他以堅忍不拔的精神，領導職工們團結合作，克復困難，終於在器材缺乏的短時期下，完成了撤退任務。又把它重新建設復興起來。在復興過程中，當地的礦工們也給予了極大的幫助。這種熱愛祖國團結合作的表現，是值得我們崇拜和學習的。

杜賓珂的妻子華麗亞，也為祖國做了許多勞役，在建設新廠時號召家庭婦女參加勞動，更給了杜賓珂一大幫助。她愛她的丈夫，但是並不因了兒女之情而忘掉他們所負的責任。

本書是根據時代出版社出版，白寒先生的譯本改寫的，原名「試煉」，為蘇聯名作家畢爾文采夫所作。

一九五一年六月改寫者張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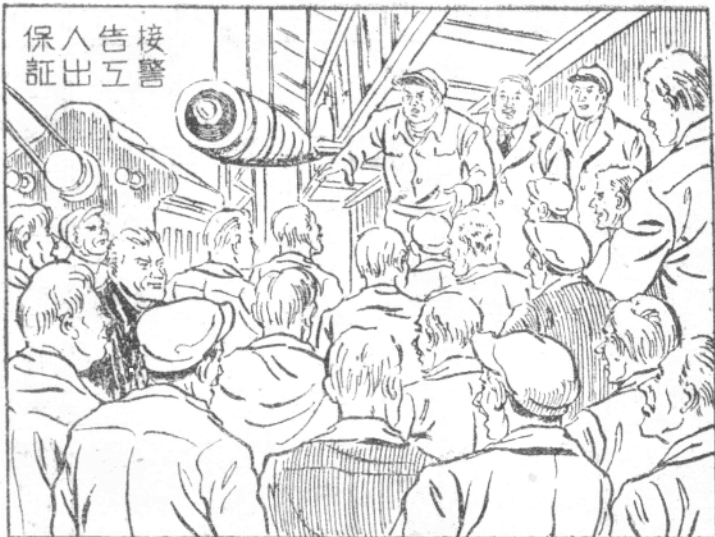
議從軍機
場來壯士



愛員功勳
子送委建



接告人保
警互証出



佈陣校奇
疑少出課





組游擊老
人發雄彪



攻動人遇
勢新發故



築防太禦
壕掘太



毀道鐵
賓杜
乞援珂





目次

前記

第一回	傳戰報別墅驚嬌娃	一
第二回	再殺敵參謀斷大腿	七
第三回	接警告工人出保證	一二
第四回	佈疑陣少校出奇謀	一七
第五回	撤家屬革除舊習慣	二三
第六回	遺空襲霍敏珂毀家	二九
第七回	拒勸章幼童逞辭鋒	三五
第八回	遊舊地憑弔古戰場	四一
第九回	築防禦太太掘壕溝	四六
第十回	毀鐵道杜賓珂乞援	五一
第十一回	揮別淚自動炸廠房	五六
第十二回	賀大功努力增生產	六二
	議從軍機場來壯士	一
	勗建功委員送愛子	七
	開小差部長受呵責	一二
	施轟炸傳寇中巧計	一七
	裝鐵甲改良新出品	二三
	施反擊吉諾克立功	二九
	組游擊老人發雄心	三五
	遇故人發動新攻勢	四一
	返艦隊廠長當司令	四六
	修支錢尼古拉發令	五一
	呼奧援幫助卸機器	五六
	結全書如期完任務	六二

第一回 傳戰報別墅驚嬌娃 議從軍機場來壯士

話說蘇聯烏克蘭郊外，工人的住宅很多；這些都是在幾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後，勞工生活改善之下絡繹興築的新建築。在通往烏克蘭城中的那條公路近旁，有一座精緻的小洋房，這座小洋房的主人公，名字叫做杜賓珂，是一家航空工廠的總工程師。這座小洋房是他的郊外別墅。杜賓珂曾經在美國留學過，當過騎兵，對於飛機設計與製造很有心得，爲人心田仁厚，和藹可親，和廠中的同事相處得很好，尤其和工友們親愛猶如弟兄家人，工友們對他也很敬愛，已是四十歲左右年齡，辦事講究負責，不喜歡發空論，很得廠長柯雪夫的器重，認爲杜賓珂是最適當的廠長繼任人選。他還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明瞭飛機在國防上的重要性，所以在退職之後就戰戰兢兢地把自己一身獻給了這保衛祖國的神聖事業。今天是星期例假日。杜賓珂昨天帶了妻子華麗亞兒子阿廖沙住到這別墅上來，預備好好地休息一天。早晨的太陽光，從玻璃窗上射進來照耀在杜賓珂的臉上，杜賓珂揉了揉睡眠，睜開來看看妻子，華麗亞正睨着他在發笑，杜賓珂道：「啊，華麗亞，你已經睡醒了嗎？」華麗亞笑了笑道：「醒了半小時多了。」杜賓珂道：「那你怎麼不叫醒我啊！」華麗亞道：「你老是飛機塞滿了一腦子，難得今天是例假，就不該讓你多睡一會休息休息嗎？真的，腿痛可好些？親愛的。」杜賓珂把腿拍了拍道：「昨晚睡了一個暢快，似乎痛得好些了。」華麗亞道：「原是這麼說啊，你應該多休息休息才是，今

天把你腦子裏的飛機暫時拋開一下吧，好好地休息一天，否則我可要跟這些飛機吃醋了。」說罷，看着杜賓珂只是吃吃發笑。杜賓珂下了床走過去在她腋下呵癢逗着她道：「你要吃醋嗎？好的，你就吃吧，你就吃吧。」華麗亞受不了癢，笑作一團，推開了杜賓珂手說道：「別儘鬧了，大家起來吧。」杜賓珂這才鬆了手和華麗亞一同穿衣下床。杜賓珂道：「今天確實要在家裏休息一天了。華麗亞，可惜爸爸不在這裏，不然我們同他快快活活地喝上兩杯，多麼夠興？」杜賓珂邊說邊走到窗口去，把窗子打開了，站着迎吹早風涼爽一下，抬頭看見前邊公路上有一輛汽車如飛般開着，轉到支路上朝着別墅馳來，杜賓珂皺了一下眉頭自語着道：「大清早又有人來打擾了，休假日子總也該給我休息休息才是呀！」忽然聽得是工程師士爾迦葉夫的聲音，在樓下與他母親安娜說着話，只是聲音很低，聽不清楚講些什麼。杜賓珂心想：「士爾迦葉夫一早遠遠的趕來，必然有重要事情的，該不會廠裏出了什麼事吧。」聽得樓梯上有人在走上來，杜賓珂回轉身去，士爾迦葉夫已走進了房間，杜賓珂急忙問道：「可是廠裏發生了什麼事嗎？」士爾迦葉夫繃緊了臉搖搖頭道：「不是的。德國跟我們打仗啦。」這突如其來的事情，並沒有出於杜賓珂的意外，可是聽了也一怔，急忙問道：「那麼已經開火了？」士爾迦葉夫道：「是的。德國人在今天四點鐘時候，轟炸基輔，進攻西伐斯托波爾、齊托米爾啦！」華麗亞聽說是德國人打了來，不由心上一驚，罵了一聲道：「希特勒這強盜……」杜賓珂沉住臉說道：「咒罵沒有用的，這是偉大的血的試煉的開始呀！華麗亞，快整理一下，

我們回城裏去吧。」一邊又對士爾迦葉夫說道：「把她們送回城裏寓所之後，和你一起上廟裏去吧。」說罷，把必需的文件塞進了皮包，匆匆檢點一下，就同母親妻子領了兒子阿廖沙，和士爾迦葉夫分乘了兩輛汽車，直往城裏馳去。公路兩旁盡是田野溝渠，遠處都是一簇簇的小樹林，沿途時刻看見紅軍戰鬥員們在挖掘塹壕裝置高射砲，斬劈掩護用的小樹枝，有兩個戰鬥員從卡車上卸下烙着印的黃箱子，往矮樹林中搬去，也有三兩個人一組，在測量什麼東西的，臉上都呈着認真緊張的情緒，把個冷寂的郊外，頓時點綴得熱鬧了。一長列一長列的卡車從城裏駛來，車上載滿了戰鬥員，穿着簇新的軍裝，手中握着半自動式的來復槍，這一看就明白是纔從倉庫裏發出來的。戰鬥員愉快地唱着歌兒，激昂慷慨，疾馳而去。阿廖沙雖然還是十歲的孩子，似乎也明白戰爭是怎麼一回事，一看到卡車駛近來便舉起小手對着戰鬥員行禮致敬，但是他好像還不相信戰爭真會發生似的，回頭來向華麗亞問道：「媽，希特勒這強盜真的打來了嗎？」華麗亞望了他一眼，點點頭道：「真的。」阿廖沙道：「基輔給德國人炸了。姑媽和姑夫不是在那邊嗎，那怎麼辦呢？」杜賓珂的妹妹，名字叫塔紐莎，在一年前和一個名叫季米雪的青年結了婚，住在基輔，阿廖沙聽說基輔遭了轟炸，就想起了姑媽和姑夫來。華麗亞拍拍他肩膀安慰道：「不妨事的，他們會有辦法的。」阿廖沙對他媽說的有辦法三字，仍是想不透，正要追問下去究竟有的是什麼辦法，這時恰巧車子駛進了城，阿廖沙急於瞧看街景，這話就給嚥下了。城裏街道上的人比平時多了，人行道上或是商舖的水簷下，隨

時可以看見三五個人圍成了一個小圈子在那裏紛紛談論，臉上都露着憤怒緊張的表情，在張貼佈告的地方，更是擠滿了太羣人，在看莫洛托夫發表的文告，號召祖國人民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起來保家衛國。杜賓珂把母親妻兒送到城中寓所之後，同着土爾迦葉夫要緊趕往航空工廠去。這家廠也是在郊外的，不過和杜賓珂的別墅，恰巧成了個南轅北轍。廠中的設備，十分完備新穎，所有的機械都是最新的電化的。廠長柯雪夫，是個海軍上校，在海洋裏飄流過二十多年，到了一九三三年又加入空軍隊，在黑海艦隊上任航空指揮，艦隊中人欽佩他的技術，都叫他做「空中守衛」，不久前還指揮過一個重轟炸機隊。柯雪夫的性子却又是暴躁又是爽快，在你做錯了事的時候，果然會得毫不容情的呵責你處罰你，但是在你有功績的時候，也會得當着衆人面前稱贊你褒獎你，廠裏的工人們就贊成他這份公正誠摯，所以大家並不對他起反感，反而都叫他做「我們的上校。」柯雪夫幹工作更是積極；不是在幹簡直是在和工作拚命，在繁忙的時候，甚至會得接連幾個星期不走出辦公室。不過現在雖然在負責主持這航空工廠，心上可老是在想回到黑海艦隊中去，只是在等候時機罷了。杜賓珂到了廠裏，自己的辦公室都沒有到，就起來見廠長。柯雪夫一看杜賓珂，沒有讓他說話，先劈口就道：「就這樣開始了。」說時把兩手攤了攤。杜賓珂明白他指的是戰爭，點了點頭道：「是呀！」柯雪夫頓了一下，斬釘截鐵似的一字一頓說道：「我們得打啊！可是大家得更努力一點了，看看德國人那邊發明些什麼新出品，我們就創造相等的東西，現在要開始設計方面的大戰了。你是我們廠裏

的總工程師，你說是不是？」杜賓珂在對面椅子上坐了下來，直截了當的說道：「這還有什麼可說的，我們施展全身本領出來努力吧。」柯雪夫道：「老實說吧，德國人是強敵，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消息又靈通，希特勒這狗養的曉得我們正在新舊交替時期，他就鑽這隙縫突然進攻來了，杜賓珂，你想這個狗養的多利害！不過他把這辦法對付別的國家，也許能得到勝利的，可是要在我們俄羅斯人身上找到勝利，可沒有這樣簡單，非得叫他焦頭爛額撲了空回去罷。」杜賓珂道：「是啊，究竟我們第一綫已經充實了，暫時還有些東西可以打打，只要努力埋頭苦幹，還怕補充不上嗎？」柯雪夫站起身來走到窗口前望着那些工廠的軀壳、格納庫、庫房、工場、運油庫、消防隊、試飛場、測候所，出了一會神，手指着道：「這些都是人製造成的，只須肯幹怕什麼呢！不過這裏距離前綫太近，容易遭受襲擊，到了緊急時期，須把廠搬走的，未來的廠址地點倒得先去選擇一下的，杜賓珂，你飛去先察看了準備着吧。」杜賓珂點了點頭，沒有回答他。柯雪夫又道：「我前前後後都想過了。法西斯蒂驚人的佔領了全歐洲，它是貪得無厭的強盜，我們要施出全部的力量來打擊德國人，如果大家能夠迎上前去，工作必定會天天增加上去的，我們一定能夠供給更多飛機的。」杜賓珂看了他一眼道：「當然，國家在需要的時候，我們怎可不增加生產呢！這是我們的責任啊！」柯雪夫在辦公室裏來回地踱着圈子，突然走到杜賓珂面前，握住了他手說道：「我們內部需要調整一下，也許有一部份人我們要放到軍營裏去，有些人被徵到軍隊裏去。杜賓珂，也許你還要回到騎兵營裏去的，我呢？嘿

嘿，當然是黑海艦隊啦。」杜賓珂看定了他問道：「那爲什麼？」柯雪夫道：「並不爲什麼。憑過去的履歷，難道不給我帶一小團弟兄嗎？」杜賓珂搖搖頭說道：「你這就蠢了。前方後方同是爲國家服務，這裏也很需要人材啊！況且飛機在國防上又是多麼重要呢！」柯雪夫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脯道：「這個我知道的。但是血沸騰了，手掌癢啦，叫我怎麼耐得住啊。」說着只是把手掌不停的撓着，好似癢得一刻也忍不住的。這時忽然聽得飛機的馬達聲在頭上出現，柯雪夫和杜賓珂要緊走到窗口去觀看，只見機場上有一架飛機在降陸，一個空軍員正從機艙中走下來，杜賓珂眼快，一看見就囁了起來道：「啊，這不是羅勃少校嗎？他怎麼會來的？」柯雪夫對於羅勃少校的忽然降臨，也很感到意外，快活得跳起腳來，急忙拉了杜賓珂的手，同往機場上去迎接，要知道羅勃少校爲何前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再殺敵參謀斷大腿 勗建功委員送愛子

話說羅勃少校下了飛機之後，往辦事處走去，只見柯雪夫和杜賓珂兩個人正從那裏遠遠的趕來，一邊跑着步，一邊在向他們連連揮手；柯雪夫是個胖子，跑到羅勃少校面前時，已滿頭是汗，氣吼的連話都說不成了，只是握着羅勃少校的手搖個不停，杜賓珂也上去和他攙了一下手問道：「少校，你怎麼會來的？事情怎樣啊？」羅勃點點頭應了一聲道：「話多哩，等一會再講吧。杜賓珂同志，現在請你先打一個電話給救護醫院，叫他們立刻放救護車來，這裏有受傷的衛國勇士等着要救治。」說時指了一下自己駕駛來的飛機。柯雪夫和杜賓珂聽了，對他突然來此的理由似乎已明白了一半，急忙打電話給了救護醫院，一面招待他到機場邊上的辦事處中去休息，羅勃沒有肯答應，反而回身往機場中走去，邊走邊說：「休息的時候還沒有到哩，倒是這批受傷的勇士確實很需要休息了。」柯雪夫杜賓珂二人一同跟了羅勃到機場中，走進了機艙，只見躺著十幾個受了傷的紅軍戰士，有的頭上包了紗布，有的臂上縛了綑帶，殷紅的血渲染透了藥棉紗布，斑斑點點，沾惹在每個傷員的臉上，衣襟上與包紮上。原來這批傷員都已經過了急救包紮的；有幾個受不住痛楚而在哼着，但是這並不是呻吟，而是仇恨、憤怒的呼聲。杜賓珂看見了恨得咬緊了牙關，望着柯雪夫說道：「不把希特勒這魔鬼滅掉，這樣的痛苦會得加在我們每一個人頭上的。」柯雪夫眼中早冒出火花來了：「不把這強盜殺掉，我就是

死了也不會安心的。」羅勃少校拍了拍他肩膀道：「當然的。但是現在你的說話聲音得放輕些，不要驚擾他們，你明白嗎？」柯雪夫本能的點了點頭。躺在最後一個的傷員，忽然睜開眼來嘆道：「爲什麼不聽我命令？把我送到司令部去啊！」杜賓珂柯雪夫一同走過去，看見他閉了眼睛在担架上，佩着一個黑色的參謀人員的上校領章，大約三十二三的年齡，臉色慘白得像一張紙，腿上蓋着一件染滿血漬的厚羅呢大衣，藏青顏色變成紫黑了，手伸出在大衣上，左手按在椅子的摺紋上，右手裏緊緊地緊握着一張破碎的地圖，圖上劃着紅藍的綫。羅勃少校指了指這傷員道：「這位上校勇敢得少見，簡直太奇異了，半條腿折斷了，可是還在指揮作戰。」杜賓珂道才看出，蓋在腿上的那件厚羅呢大衣，果然左半件的高度是低薄的。這時，救護車到了，可是帶來的人手不多，一位隨車女醫生之外，就祇兩個担架員，柯雪夫杜賓珂兩人就義不容辭的幫着他們工作，把傷員從機艙中抬上救護車，當杜賓珂俯身下去抬這位上校時，他又忽的睜開眼睛，望着杜賓珂用命令的口吻說道：「到司令部去，報告去。」說時，用握着地圖的那隻手，向機艙外邊指了指。杜賓珂愣住了，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那位女醫生便走上去安慰道：「上校同志，我們送你到醫院裏去，那邊會得把你醫好的。」上校可不肯答應，對女醫生怒睜着眼道：「不，你得聽從我的命令把我送到司令部去，你知道嗎？我還有比醫傷更重要的事情得向司令報告呀！我要上司令部去上前綫去。」女醫生無可奈何的嘆了一聲，上校見她答應了，才滿意的點了點頭，重又閉上眼睛，手裏仍舊緊緊了那張凝着凝結的